



〔十师卷〕下
MEISHENG
SHISHI

楚惜刀 著



江山盛了又衰，
世人来了又去。
多少悲欢离合一幕幕上演，
让我们素手相携，
彼此取暖。

新世图书





楚惜刀 著
[十师卷]

下
SHI SHI
SHI SHI

新世界出版社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魅生. 十师卷 / 楚惜刀著. — 北京: 新世界出版社,
2013.3

ISBN 978-7-5104-3797-7

I. ①魅… II. ①楚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005346号

魅生·十师卷

策 划: 北京记忆坊文化

作 者: 楚惜刀

特约编辑: 暖 暖

责任编辑: 杨雪春

封面绘图: 唐 卡

装帧设计: 80零·小贾

责任印制: 李一鸣 冯宏霞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路24号(100037)

发行部: (010) 6899 5968 (010) 6899 8733 (传真)

总编室: (010) 6899 5424 (010) 6832 6679 (传真)

<http://www.nwp.cn>

<http://www.newworld-press.com>

版权部: +8610 6899 6306

版权部电子信箱: frank@nwp.com.cn

印刷: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

经销: 新华书店

开本: 670*970 1/16

字数: 450千 印张: 31

版次: 2013年3月第1版 2013年3月河北第1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-7-5104-3797-7

定价: 52.00元(全二册)

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

〔十师卷〕

下

MEI SHENG
SHI SHI

CONTENTS 目录

001	元阙
043	霁月
087	夙夜
135	紫颜
196	番外：三生石上的回望
218	跋：恋物、传奇与理想主义
226	后记：十样蛮笺纹错绮



人物表

- 紫颜：**易容师，奇业十师之一
- 侧侧：**织绣师，奇业十师之一，文绣坊之主
- 墟葬：**堪舆师，奇业十师之一，遁星福地主人
- 娥眉：**堪舆师，青囊庐弟子
- 罗城：**堪舆师，重峦派弟子
- 皇甫梁：**堪舆师，三龙派掌门
- 玉叶：**堪舆师，布衣堂弟子
- 炎柳：**墟葬好友，武林高手
- 景范：**北荒商家，驺马帮之主
- 皎镜：**医师，奇业十师之一，无垢坊之主
- 蒹葭：**制香师，婉姘之师，曾为奇业十师之一
- 卓伊勒：**医师，皎镜之徒，波鲑族遗民
- 长生：**易容师，紫颜之徒
- 镜心：**易容师，海外翠羽阊苑弟子
- 珠兰唐娜：**古斯族长之女
- 丹心：**炼器师，奇业十师之一
- 璇玑：**郡主，于夏国主侄女，靖远公之女
- 离珠：**郡主，璇玑之妹，于夏靖远公之女
- 丹眉：**炼器师，丹心之父，曾为奇业十师之一，吴霜阁主
- 照浪：**于夏国定西伯，照浪城之主
- 显鸿：**驺马帮堂主
- 阿尔斯兰：**西域梵罗二王子
- 风功：**南岭商家，兴隆祥少东家
- 玉簪：**文绣坊弟子
- 流苏：**文绣坊弟子
- 阴阳：**驯兽师，苍尧太师

扶摇：医师，药师馆弟子

婉嫔：制香师，奇业十师之一，藤香铺老板

傅传红：画师，奇业十师之一

疏梅：制香师，御香殿弟子

兰绮：制香师，龙檀院弟子

豆蔻：制香师，藏沉馆弟子

灵犀：制香师，凝香楼弟子

千姿：北荒苍尧国主，俗称玉翎王，统一北荒后登基为北帝

杪楞：千姿之妻，通灵巫女

兰伽：千姿之弟，曾争夺苍尧王位

库赞：雪山盗，雪族族长

元阙：匠作师，奇业十师之一，主持长胜宫营建

璧月：匠作师，曾为奇业十师之一，玉阑宇当家

轻歌：自幼随侍千姿，后为侍卫首领

霁月：乐师，奇业十师之一，阳阿子之徒

阳阿子：乐师，曾为奇业十师之一

八音：乐师，苍尧乐工之首

凌波：苍尧歌者

艾骨：照浪城管事，艾冰之兄

旃鹭：照浪城大管事

艾冰：受紫颜赠予大量珍藏，成为苍尧巨富

红豆：艾冰之妻，曾为照浪小妾

夙夜：灵法师，奇业十师之一

青鸾：织绣师，侧侧之师，曾为奇业十师之一

伏藏：西域梵罗国师

海智：使虫师

乌荻：灵法师

连日大雪，苍尧王城泽毗高厚的城墙胖成了雪白的糕团，远望去圆头圆脑。恼人的天气，收取了黑白之外的一切颜色，附庸风雅的文人或许会咏诵几句琼花玉树，苍尧百姓见得惯了，知道冬雪丰年将来会有好收成，就把心思放在狩猎过冬上，期冀过个好年。

立春日，玉翎王尤未回归，迎春祭典由大巫师主持，祭龙神的同时祭雪神。传说雪神是一位女子，故王后杪椽与护送奇兽祈如先归的太师阴阳，替千姿点燃神幡和祭品。祭礼虽是吉礼，玄色的礼服看去一片晦气，不少官员忧心忡忡，直觉这是个不祥的兆头。

据说阿罗那顺王宴请玉翎王，一言不合，杀了伐虏军的人，玉翎王为属下出头，与阿罗那顺誓不两立。王城里隐约流传这样的传闻，阿罗那顺是北荒四大国之一，地域辽阔，兵力也算雄厚，听得两国居然成仇，百官这个年过得很是忐忑。

百官已然如此，寻常百姓在这喜庆的节日就多了几分忧戚。无论是年节里走动拜会的厅堂上，祭奠祖先的家庙里，还是酒肉飘香的饮食铺，讨价还价的街市中，玉翎王的行踪是众口纷纭的话题，遍布城中的流言蜚语使真相云遮雾掩，越

发缥缈无凭。

尤其是在三月完工的皇宫，搭起的围墙架子内，似乎还有无数未封顶的殿宇，哪有盛典将临的样子？全城人瞅着那片圈起来的宝地，盼着玉翎王早日归来。

“王上还能回来吗？”

“呸，天神在上，你别咒王上！伐虏军是什么？那是打遍北荒无敌手的铁军！怕什么阿罗那顺？你看着，玉翎王准能把罗圈儿的头拧回来。”

“就算王上赶回来，这皇宫盖不好，到时没地方搬，也是难看。”

“谁说盖不好？修房子的是中原来的神匠！咱们的城就是他们扩建的，你看多好，就算阿罗那顺攻到城下，也敲不开城门。”

“阿罗那顺的狗屁铁马军，敢和伐虏军对冲？打个照面就得摔下马！”

“他们以为还是两年前？四大国怎么了？以后苍尧说了算。”

“听说王上娶了于夏国的郡主，最好把四大国的郡主全娶了！都是我们的媳妇国！”

阿罗那顺王盖察礼从小是罗圈腿，骑马倒是正好，可惜他平生最爱吃喝，即位时胖得无法走上王座，最后由两个大汉拖拉他上台，闹出泼天的笑话。在千姿最初欲结盟诸国时，他是头一个归顺的，如今打打杀杀冲出来，竟敢对玉翎王不利，百姓们闻言并没放在心上。

这样一个王，他真敢干仗？就算他敢，哪里是纵横北荒的玉翎王的对手？

用脚想也知道谁会胜出，因此当千姿滞留瓦格雪山一带未归，在苍尧百姓看来，无非是整顿藩属国的风气，教训下不知好歹的肥猪国王。

可是，别国百姓有异样的声音，原先早早赶到苍尧想观瞻千姿登基大典的商旅，或是心灰意冷先行返乡，或是意兴阑珊徘徊探听。坊间流传的消息，有的说阿罗那顺王被人砍了脑袋，玉翎王起兵平叛，不料伐虏军人单力薄反而受制。也有的说玉翎王触怒山神，被雪崩掩埋全军覆灭，连中原请来的贵客也一起丧命。最离奇的则是说整个伐虏军染了瘟疫，玉翎王为了不将疫疠传入苍尧，避在某个山谷自生自灭。

传言一日三变，闻者伤心流泪，恨愁如雪不见停歇。苍尧百姓渐渐信以为真，

慌得躲在家祷告龙神，早日雪消云散，能看到伐虜军青黑色龙旗重归泽毗。

这一日风卷乌云，漫漫散下梨花般的雪片，脚背高的积雪旋即没到了小腿。到了黄昏时候，雪停天暗，劳累了一天的百姓或是匆匆归家，或是结伴到附近食铺酒肆求食。

钟楼一带有生意最兴隆的坊市商铺，米面市、羊马市、菜市、果市、铁器市、布衣市、鞋靴市等等聚集一处，于是酒肆食铺茶坊也围拢在一处。其中一家索云食铺卖些寻常饭食，招牌的马奶酒和土窑春价廉量足，不时有人沽酒回家小酌，生意极好。

今日白天的风雪大了些，铺子东西两面墙颇有些经受不住，碗口大的破洞灌进凉飕飕的风，尽管坐在炕上，丝毫察觉不到暖意，酒客们抱怨不迭。

一个酒客缩着脖子，一打饱嗝，脖子伸了出来，吃寒风一吹，响亮地打了个喷嚏。他紧紧了衣襟，叫道：“房子要倒啦，索云大叔，你该花钱修修。”

“哪来的匠人！王上修城墙、建皇宫，北荒所有匠人都抽出来了，别说我们小门小户的，就说那祭坛吧，听说早该修了，拖了大半年还是没人，你看祭神时，王后不是差点崴了脚？”索云忙前忙后，脚不沾地，婆娘在里面一边炒菜一边唠叨，再听酒客数落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

“熬吧，熬吧，等王上登基后就好啦。”有个老汉劝慰。

“早着呢！皇宫才有个影子，还有皇陵，咱们玉翎王可威风着，安迦又放了行宫，这一个个建过去，等我这老房子塌了，一把骨头也埋了，还没建完！”索云往几个破洞里塞麻布，勉强堵好漏洞，朝王宫的方向瞪了一眼。

“大叔噤声，这不能怪王上，北荒之主得有这个气派。”“你是生意太好，房子太老。”“索云你就别小气了，肯花本钱还怕请不来人？就算不修墙，把炕给我热着总好过受凉挨冻。”酒客们七嘴八舌。

“你们酒钱才几个？吃着碗里，望着天上。柴草又涨价了，想烧热炕回家去烧。”索云没好气地抹着炕桌，吱呀的摩擦声令他更添苦恼。

听他说到柴草的事，酒客们的脸越发苦恼，连天大雪砍伐不易，这个冬天越来越难过了。

忽然喝酒的客人中站起一个麻衣少年，圆头圆脸，清朗的眸子看了过来，“大

叔，我是匠人，帮你修房子可好？”酒客们一时静下来，狐疑地看了他看，少年上下收拾得很干净，身形也很结实，不像在说谎。

索云怀疑地打量他半晌，瞧着眼熟，只当是来取笑的，语气不善地道：“凭你一个人？能成什么事！”少年神色自若地道：“常来店里叨扰，就当我的点回报。”朝索云行了一礼，径自走出门去。酒客们哄堂大笑，说这少年嘴上漂亮，跑得倒快。

索云心下无趣，提心吊胆地望了眼摇摇欲坠的墙壁，叹了口气。

没过多久，一辆板车轰隆隆推来，堆了小山似的石材停在店外。麻衣少年利落地跳入大堂，请诸位酒客离开，只说要盖房子。索云目瞪口呆，正想阻拦，不少匠人推了板车赶到，木梁、砖瓦、灰泥一应俱全，酒客们一脸震惊地走出铺子。

少年略有歉意地对索云道：“我调了木作、瓦作、土作、搭材作、铜铁作，粗使用用也够了，石作、装修作与油作、画作的人手倒是不急。”索云愣愣地发呆，不说别的，单是这石材和方砖，大小如一，棱角均匀，就知是精心打磨过的，想买也没处买。

匠人们手脚麻利地移开店里家什物品，摧枯拉朽地扒去屋顶，把危墙拉倒，碎石泥块很快搬走不见。索云像被抽了魂魄，浑浑噩噩地和酒客们在远处观看，这群人行云流水，哪里是在修房子，简直是在用墨笔书写画卷，刷刷直落几笔就成了。

“山墙搁檩，三顺一丁，夯土地面。”少年喊了一声，匠人们齐声喝道：“好嘞！”

眼看那房塌了，眼看那墙起了，观望的人们如梦似幻。少年命人点亮羊皮灯笼，明晃晃照得四下纤毫毕现，扫去浮云惨雾，轩亮的开工场景仿佛一场好戏开锣。

众人睁大眼直勾勾望去，匠人们穿花绕树奔来走去，土作持夯、拐、铁拍、搂把夯实灰土，瓦作和泥、垒砖，木作选好梁架、柱子、桷、檩等料子打截划线，一个个如训练有素的士兵，丝毫不乱。

打好地基，砖石一块块垒砌，梁柱一层层叠落，石板瓦一片片铺排，酒客们看得如醉如痴不愿返家，坊市里看热闹的人不断围聚过来，把这片街巷堵得车马不

通。少年搬了桌椅，与索云面对面坐了，一起饮酒笑看。

索云知道遇上了不得的人物，殷勤打探少年来历，对方也不明说，笑了笑说：

“大叔叫我小元便是。”索云期期艾艾，半晌问道：“这酬劳……”

少年轻笑一声，灯火下脸如圆月，笑容可掬，“下回有匠人来吃喝，大叔能便宜些就好。”索云一怔，用苍尧土语激动地说了半晌，少年苦恼地摸头，“大叔，我是中原人，说快了我听不懂。”索云停了下来，试探地道：“是你们在为王上修宫殿？”少年点了点头，索云吓得立即跪下，“可不敢劳烦诸位大人。”少年一把扶住他，笑道：“大叔，这会儿不当班，难道为乡亲修个房子还不成？”

索云既喜且忧，他婆娘在一旁也是如此，傻傻看了良久，忽然警醒过来，端来窖藏的老酒给匠人们送上。旁观的看客看得心痒，加上天寒地冻的，纷纷买酒暖身，索云夫妻顿时笑开了怀。

只用了一个多时辰，众匠已搭起一座门面铺子，把屋内陈设还原如初。相邻的屋舍都是土屋，这木梁砖墙的铺子气派华美，挺拔结实，竟比搭建了几个月的户人家还堂皇亮丽。索云看得痴了，木头木脑呆了不动，他婆娘恨不能在地上打滚，两只手欢喜得没处安放，主人家尚且如此，看客们也是称羡不迭，直说是神迹。

夜深风寒，看客们抹抹眼角，渐渐散去，心满意足带了满腹见闻回家夸耀。索云醒过神，慌忙包了一些钱想塞给麻衣少年，却见他身手敏捷地掠到屋檐下，把索云食铺红艳艳的招幌挂了出来。

茫茫夜色中，百丈外也能看见这一缕大红。

“大叔，生意兴隆！”少年遥遥一拜，领着匠人们浩浩荡荡走了。索云目送他飘然远去，婆娘在簇新的屋舍里爱不释手地摸来摸去。他像是做了一场大梦，龙神下凡，转世在一个少年身上。

少年与匠人们说说笑笑，再过片刻就到一更宵禁时分，早早趁此赶回匠所。行到半路，忽有一个中年锦袍男子挡住他们去路，身后跟了七八个仆人。

“这位小兄弟，我家公子想请诸位帮个忙。”他和颜悦色地拱手说道。

“宵禁眼看就到了，阁下留个地址，明儿我再来拜会。”少年淡淡地道。

“不成，明日上哪里去找诸位呢。”锦袍男子嘿嘿一笑，微微侧头，身后的仆

佣一拥而上，他气定神闲地笑了笑，“凭诸位的身手，一夜就能盖一进屋子，连夜开工如何？”

“我要是不想呢？”

“少不得请诸位移步。”锦袍男子凛然说完，仆佣们上前来拉扯，有几个匠人不愿，便被拳打脚踢。

“好，我们赶去便是，前面带路。”少年忍气吞声地说道，锦袍男子笑道：“好说，好说。”仆佣们停了手，趾高气扬地领路，一班匠人跟在后面，拿眼不停地示意少年。少年恍若不见，等行过一条街，忽然摆了摆手。

匠人们持了铁具，悄然踱到那些人身后，少年一挥手，噼啪打下，软如烂泥。锦袍男子骇然回首，少年如月的脸庞突然高高升起在天空，他只觉眼前一亮，星月辉煌，转瞬歪倒在地上。

少年对了这堆烂泥讥诮一笑，“连夜开工？不如请你们连夜坐牢。知会巡城的人来锁了他们！”一个匠人领命而去，其余匠人半骂半笑地避开这群人，继续前行。偶尔目睹这幕的路人咂舌不已，不敢跟在他们之后，远远地等了一阵。

少年一行人回到匠所，一个宫中侍卫急急赶来向他行礼，“元阙大师，王后派太师请大师入宫，已经等了很久。”

元阙沉吟半晌，肃然的神色里有着不属少年人的沉稳，缓缓摇头道：“马上就要宵禁，深夜入宫于礼不合，我还是明早再去请安。”侍卫想了想，点头领命而去。

元阙轻松地躺下，炕床烧的是薪炭，温暖如春，比寻常人家要奢侈许多。房内其余陈设极简单，水罐水杯，笔墨纸砚，四壁立了几架子的书，像是清苦文人士子的居处。

他自幼穷苦，拜在璧月大师的玉阑宇门下，做足三年的瓦作才被璧月发现天资，收为关门弟子，一步登天。饶是如此，元阙并不爱慕奢华，常和匠人们吃住在一处，拒绝入住专门为他准备的庭院。

千姿即王位后极为看重王城安危，玉阑宇的匠人们很早就赶赴苍尧，加固城墙修整王宫。待到玉翎王日渐统一北荒，扩建王宫为北帝皇宫和修建皇陵两大工程如两座大山，不仅临近诸国的匠人被抽调一空，寻常人家连雇佣民夫也捉襟见

肘起来。

元阙伸了个懒腰，拨亮灯火想着心事。听说丹心他们已和玉翎王会合赶来苍尧，可连日来没有像样的消息，千姿想要顺利登基为北帝，尚有波折。

他的神情渐渐凝重起来，望了桌上的陶豆灯，摇曳的烛火如催眠的曲调，一些陈旧的记忆从昏黄的光华中浮起。

元阙娘亲早亡，从小跟着做木匠的老爹走南闯北地飘摇，没有固定居所，在匠人们积聚的地方搭个棚子，过几个月活计做完了，换地方再来过一遍。爹爹的手艺很好，专做天花藻井、阑干挂落、桌椅床柜等小木作的活计，无论大户人家还是小门小户都需要，一年到头生意做不完。

耳濡目染下，元阙小小年纪就会刨削锯割一些小木件，四平八稳的小方凳，搁笔的架子，放首饰的硬木匣子，收拾杂物的小柜子，用边角料拾掇打磨出来，有模有样。每日里吃苦磨炼，有腕力臂力，大人抡得起的斧头，使得转的刨子，他照样玩得虎虎生风。他不时随了爹爹认得其他匠人，把瓦作、石作什么的看了个齐活，那些大叔小哥也乐意教他本事，于是小不丁点的人儿就学成了一个杂家。

不想十岁那年，突然遭遇变故，爹爹一日出门时，未曾带他同去，反而小心嘱咐：“如果日落没见回来，你就投奔苗叔，不要再留在这里。”苗叔在附近一家富户做柱、梁、枋、檩大木作，吃住在主人家里，不时带些零食给元阙。爹爹反复叮嘱，元阙是个木讷寡言的，就应下了，没有多问缘由。

那是最后一次见到爹爹，他再没有回来。

元阙等到日落，记起爹爹的话，并没动身，苗叔一脸冷静地赶来，把元阙带走。小孩子不懂事，一路哭叫询问，苗叔打晕了他拖了走，等他苏醒时，已在颠簸的牛车上。逃了三天三夜，苗叔把他丢给一个瓦匠，匆匆地就走了。瓦匠拎了元阙走了半个月，他死求活求追问爹爹的下落，瓦匠耐不住他的水磨功夫，叹气说他爹为了他的安全，要送他去别处。

元阙登时大哭一场，最后晕了过去，醒来浑浑噩噩，瓦匠把他丢在玉阑宇门外，对他说，如果他能进了这家大门，或许有与他爹相逢的造化。瓦匠走后，元阙独自跪在冰凉的青石板上，苦苦熬了两天，被分在一个瓦作师傅手下做小工。

璧月大师贵为将作监，他出身的玉阑宇在匠人心中即是圣地，等闲人进不了大门。若不是那天大师进出时正好瞥见元阙跪着，随口收下，就算有心诚的多跪上几天，未必能入了门。世间缘分便是如此，璧月并不知道，他将来还会再次留意到这个少年。

元阙从此开始学徒生涯，从前学会的全不做数，任你本事顶了天去也得从和泥苦背做起。苦背就是铺瓦前在望板上抹一层厚厚的灰背，先要望板捉缝、苫护板灰，而后三灰七土苫两三层泥背，再是拍背、苫青灰背、铺麻刀绒，在梅花拐子之间粘麻，在屋脊上搭麻辫、轧肩灰——如是“三浆三轧”赶轧完了，再晾背半月，讲究甚多。

元阙一门心思学做，侍弄好管事师傅，就往别处学活。三年下来，不仅精通制浆、砍砖、摆墙、墁地、铺瓦，之前的小木作活计也都捡起，更偷学大木作、彩画、油漆等等，成日忙到天黑。他的瓦作师傅见他勤快，并不多管，把相熟的匠人名字喜好说了，叫他去孝敬，元阙由此与各类匠人混得惯熟。

他言语不多，每日里埋头做活，匠人们乐得偷闲，到处使唤他，他也不怨。没人把他当回事，随意支使来去，有好处想不到他，有烦难就丢给他，元阙自会收拾干净，不留首尾。一来二去，有觉得他可靠老实的，也有背后叫他元傻子的，他不喜不恼，安心做没脾气的学徒。

他爹不是寻常匠人，元阙四岁启蒙读书，到了这里也没丢下，各类工程则例翻得烂熟。很多匠人不识字，口诀无非是口耳相传，元阙便提笔录下，遇上不懂的名词反复请教，磨得人家没办法，掏心窝的秘诀全说了出来。他是识做的孩子，所有工钱最后尽数供奉几个师傅，剩下的买酒大家喝，人缘很是不错，可依然被人轻看。

直到有一日，玉阑宇修缮一间寺庙，修复梵文天花彩画，画作师傅对残损的彩画颜色犯了难，调弄了几日总不大对。元阙看得心痒，主动请缨，那师傅无奈之下由他放手一搏。

元阙先清洗刮去生漆、腻子等物，而后调制颜料。梵文天花所用的沙绿出自西域，当时并无配备，便用北荒出的孔雀石磨碎调制，掺在空青里，很是悦目好看。待他沥粉贴金的时候，那师傅收了小觑之意，默默望着，被璧月路过瞧见。

璧月瞧了半晌，上前问他几句，无论锦、龙、切活、流云、花草、博古、异兽诸种纹样，元阙对答如流。璧月叫他做万蝠流云的彩画来看，即是云纹加上飞蝠，绘在青绿地子上。

元阙遂用白粉垛云朵，银朱垛飞蝠，前者一溜平直大气生动，后者半露半显活泼点缀。再在云朵上刷矾水，用红、黄、蓝、绿四色染流云，这道工序他施展开来尤为好看，像是三头六臂的哪吒，把五六只调色的酒杯绑于一处，在胸前挂了，右手持了四支笔，左手两支笔，同时上色染晕。染完流云再开云纹，狼毫笔轻点云朵，如花枝蔓蔓，开出支纹，朵朵咬合勾连，顿时云气荡漾，春融日暖。

璧月点头，唤他师傅前来，一见很是诧异，方知此子本是瓦作，不想竟熟稔画作。问了几句更添惊喜，一个十三岁的孩子知晓得比起几个徒弟亦不遑多让，于是生了收徒之念。

璧月问他：“你修习匠作之道，可有什么志向？”元阙望了他的眼睛，答道：“唯愿天下人安居乐业。”璧月忍不住微笑起来，“你倒是适合将作监。不过，或许有一天，你能明白身为匠作师的骄傲……”

元阙低下头去，小手紧紧攥着，怕他看清真实的自己，那般渺小。

璧月亲自收元阙为徒，他一步登天，住到了玉阑宇的内宅，每日有专门精研的功课。师父不时带他入宫，携了他往各地游历，于是元阙过上了目不暇接的日子，从一个乡下小子鱼跃成了璧月大师的关门弟子，无数人捧着供着。

璧月是一个非常纯粹的匠作师，正直不阿，沉毅笃学，与下同甘共苦，有君子之风，连皇帝亦赞说：“璧月真纯人也。”如此宁折不弯的脾性在朝廷处处碰壁，加上与工部侍郎很不相谐，在将作监的位置上勉强待了几年后，璧月终于辞去官位，安心打理玉阑宇，教授徒弟，反而声名日隆，京城附近皆以能请到玉阑宇修建屋宇为荣。

璧月口传身授，除了讲述营造技法外，严于律下，从不许谁做亏心枉法之事。匠人常有与主家结怨，偷埋厌胜物诅咒对方的，也有为了讨好主家或是讹取钱财，把祈福的符咒卖出高价的，坏了匠人的名声。璧月在玉阑宇禁绝魔镇诅咒，只让学堪輿之术，“一阴一阳之谓道”，无论哪里都用得着。元阙因此读了《葬书》、《撼龙经》、《青囊奥语》等书，璧月见他好学，把从墟葬那里讨要的堪輿师抄本

给他，他更是获益良多。

到了十六岁那年，千姿即位为玉翎王，盛邀璧月入苍尧，璧月大师婉谢了好意，欲派一个徒弟领各色匠人约五十名前去主持营造之事。地远国偏，一千师兄们推三阻四，不想被发配这么远，离京城逾千里不说，简直就是到了蛮荒之地。

元阙偏偏毛遂自荐，甘愿往北荒一行。璧月很是欣慰，特意选了得力的匠人陪他前去，把亲亲手书的《匠心集》赏给元阙，简直如传授衣钵，惹得师兄们一阵眼红。

没有人知道元阙真正的用心。

元阙在出发时，眺望茫茫的北方。这些年来他始终暗地里打听消息，慢慢地，知道他爹其实是玉狸社的暗探，知道他十岁那年玉狸社全灭，爹爹曾刺杀照浪城主未遂，知道玉狸社之主望帝被易容师紫颜救下改名萤火，知道紫颜一家避祸去了北荒并襄助千姿即位，知道照浪城主暗中秘密跟随而去。

多亏他师父璧月名列十师，紫颜与侧侧不时有信送到，偶尔提及几笔，元阙小心翼翼偷窥，或是趁师父不在拆信来看，早已生了心思要去北荒。

他没想到的是，他这边尚未上路，紫颜一家已施施然返回京城，照浪更是回来开了玉观楼，想见很是容易。

元阙很灰心，想想未曾功成名就，无法对付照浪，只得收了心思，安心赴苍尧效命。

璧月时有书信托驺马帮携送，添衣用饭的琐事事无巨细列出，关爱溢于纸上。元阙深受感动，师父严厉之外亦有慈心，他只有在苍尧加倍努力。

可是元阙无法开怀，他想再见爹爹，却无论如何，没有任何消息。

等玉阑宇的人差点忘了有这么个小师弟，玉翎王邀请十师的消息传来，璧月大师当即命元阙就地出席。玉阑宇是何等地方？排在他前面的师兄弟多达二十三人，不服气的师兄们暗中活动，盼师父改变任命。

不想璧月只说了一句话。

“他最近。”

众位师兄不禁气结。当初要远赴苍尧开工，他们不肯前去，元阙领命时，皆笑话他不知好歹自讨苦吃。如今玉翎王声名鹊起，想再攀交情已然不及，这时想起木

头般的小师弟，竟占了天大的便宜，他们鞭长莫及。

此时元阙在苍尧做了近两年的苦工，听了璧月的吩咐，只当师父看在他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分上赏赐恩典，平日里仍是摸黑早起，一味在工地上用功。他打听到苍尧巨富艾冰、红豆夫妇曾客居紫府，特意前往结交，两人见他也是璧月之徒，格外客气，经常与他走动。元阙旁敲侧击，问出不少关于萤火的消息。

他数着日子盼紫颜到来。他想见见萤火，问对方是否记得爹爹这个人。

他爹的名字，叫做盈戈。

元阙从漫漫回忆里挣扎出来，玉狸社早已四分五裂不复存在，他很难打听到更多的消息。即使艾冰在北荒有些实力，毕竟是中原发生的事，元阙又不便明说底细，暗中查探的线索指向萤火与照浪两人就断了。

他细细思量了一阵，不得不盼着玉翎王早归。想到千姿，又思及另一桩麻烦。

苍尧是出美人的地方，民众无不驻颜有术，女子皆是娇容柔躯，眉目如画，更不用说挑选入宫侍奉的宫女。王后杪桲虽从蒙索那国远嫁而来，姿容艳冠群芳，兼之有传闻说她天生可洞悉人心，玉翎王除她之外，竟是没再纳任何妃子。

幸好大祭后，王后传来怀孕的喜讯，百官松了一口气。

这样一位王后宣召，元阙心下想避嫌。不说其他，单是传闻中她窥视人心的异禀，就足令他退避三舍。他的心事从没人知道，恐生出变数，于是歪在炕上昏沉睡了，梦中仍在寻思如何避入王宫。

次日清早，他独自起身洗漱。官府往他这里派小厮仆佣供他驱使，全被他打发了，凡事自己动手。简单吃了三块饼，饮了一碗浆，他遁往工地，想忙个诸事缠身就有了托辞。

昨日随他在外的一个匠人惶惶赶来，见面便道：“大师，惹大祸了！昨晚打的那个，是金毓领主府的人，根本关不住他！这会召集了几十个人，把匠所围住了。”

元阙皱眉，千姿称王，他几个兄弟在苍尧各处分封领地，人仍住在王城里，这金毓领主府就是千姿之弟兰伽的府邸。

兰伽曾与千姿争夺过王位，是苍尧最为棘手的人物。夺位失利后，他没了兵